

鄢烈山 编选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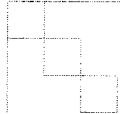
中国杂文年选



2006

CHINA 2006
THE CREAM OF
SATIKICESSAY

2006中国杂文年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6中国杂文年选

鄢烈山编选.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6. 12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7-5360-4854-8

I . 2 II . 鄢… III .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25183号

责任编辑: 温文认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海印印刷厂 (广州市滨江东路500号)
开 本	880×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3 1插页
字 数	360,000字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0册
书 号	ISBN 7-5360-4854-8/I · 3811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前 言

鄢烈山

关于好杂文的标准和选编理念，在上一个年度的文选前言里，我已做了比较细致的阐述，今年自然不会有多少改变。上次前言提及而未能实现的设想是，除了编者平时留心、作者自荐之外，还请读者推荐。一则时间紧迫，二则在这方面也比不过杂文选刊社，人家本来干的就是这个事。所以，这本集子还是以我平时的选留为主。

我的感觉是好杂文空前地多起来了。一方面因为我们“还是杂文时代”，很多想法还是要借助传统的曲笔来表达，给公众人物“上课”也仅限于文化名人（如本书谈余秋雨、徐静蕾的）和“下课”的高官（如陈良宇）；另一方面是因为技术的进步带来的言论繁荣，最明显的是博客的勃兴。好杂文的主体确实在网络上，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只能从网络上去找。本书选了几篇，品质应该说很不错的。比如：《愤青十年书》，为这些年盛产的“愤青”（偏重于民族主义，而近两年又雄起了道德主义、民

粹主义的愤青)作传,有太史公遗韵;《中国最接近自由真谛的一句话!》以习见的“取款自由”为切入点阐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言近而旨远;《娶木子美的可行性报告》、《关于干部外出撞死母猪的规定》是文字“恶搞”,而立意并不恶。但是,为了不给出版社审稿添麻烦,编者也不想搞无效劳动,本书还是以选传统媒体已发表文章为主。

中国正在进入公民表达的时代。我所说的“公民表达”与有些朋友的概念不尽一致。他们特指普通作者包括一些时评写家;而我认为这些人是“公民”,有专业训练背景的专家学者也是“公民”,没有必要把知识精英们的公共话题写作单列在“公民表达”之外。

因为意识到我编的是杂文选而不是时评政论选,专家学者的时评文章虽然很多很优秀,一般也少用,而尽量地在杂文作者和普通作者中选择。薛涌、林达(丁林是其中一位)这些有海外阅历的作者,文辞虽不如龙应台女士有美感,但义理透辟、论据新鲜,打通中外,观照现实,直指人心,启蒙价值甚大;连岳、刘洪波、徐迅雷用杂文笔法写时评,或辛辣,或俏皮,或形象,皮里阳秋,每有可观;吴非、宋志坚业余坚持杂文写作二十多年,“敏”于事而巧于言,老到而深刻。他们都是多产作者,多情于民多思于事多发于笔端,而本书不能多选是一大憾。他们的杂文集不能像易中天的讲稿一样畅销,甚至结集出版也难,良可叹也。

这里特别向读者推荐集子中的五篇文章。一篇是香港特首曾荫权(港人昵称“煲呔曾”)的《走出礼宾府》,内

容是他写给香港市民的“家书”。当然，不是以“家长”的身份对“子民”讲话，而是情真意切地谈自己任职一年多的感受，“体会到个中真意，就是当权者不应高高在上，绝不能以一种精英的傲慢，由上而下看待平民百姓”；向民众表达他“和大家在一起”的心愿，恳请“当大家见到我在茶餐厅吃牛腩面时，不要心里怀疑‘这个是否就是煲呔曾（曾荫权）？’大家打个招呼吧！”我想，他这样讲和做，不是我们惯见的官员作秀。在香港那种地方，若搞“外松内紧”警戒森严的作秀，不是向公众和媒体讨骂吗？对比他的“家书”，我们看看常见的“满大人”的讲话文本或电视新闻，可以产生许多感悟。

还有一篇是《漫画家廖冰兄预立的遗嘱》。大师的人格，人格的大师，这篇短章有淋漓尽致的表现。读遗嘱想见其为人，不仅有通达的人生哲理，也毫不掩饰毫不宽假地对社会积弊尤其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森严的官本位等级制表达了轻蔑和厌憎。

另外三篇，一是青春已化为灰烬的杀人罪犯、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在提审期间写下的心路历程《最后的最后是一片黑》；二是长沙市下岗工人、四十八岁的无牌“摩的”司机陈洪的博客《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三是今年7月媒体披露的将患癌老母遗弃在医院的一个“不孝子”留给母亲，实即写给医院和社会的一封信。

这五篇都是“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的文章，不为稻粱谋不为作秀不为投机，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所谓言为心声，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也。它们表达了最真挚的情感，因此是最有感染力的杂

文，就像鲁迅先生写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样。

后三篇来自当今中国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人员（我想写“人士”，却感觉不合用词常规），使我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杂文写作的。杂文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揭露社会阴暗面，用鲁迅的话说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果歌功颂德还叫杂文吗？即使那些思辨性的杂文，不直接批判某种社会人事，针对的是习焉不察的错误观念，那也是批判性的，要人警醒的，而决不是“光明颂”和“欢乐颂”。可是，单篇文章固然有侧重点，难免“深刻的片面”，乃至为了强调而夸张而故作决绝，作者却应当心明如镜，心存平恕，不仅对历史而且对现实秉持“同情性理解”，对社会的进步要有耐心。以马加爵为例。他所述说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恰如原编者按所说“读他的心声，不禁为之落泪”，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构成他残杀多名同学的理由，他一念之间毁人毁己，其偏执到走火入魔的教训是值得人们吸取的。不仅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从他的毁灭汲取教训，“血气方刚”的杂文作者也一样要正视人性的弱点和社会历史的积弊，用一种坚定的理想主义与清醒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眼光来看待社会，而不能像某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把一切都归咎于社会制度和他人，而无视个体包括我们自己的道义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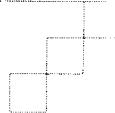
由这三篇文章，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自由、民主和平等的关系。我很赞成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两书中提出的观点。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革命思想家，他最看重自由（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对民主可能导致的“民主的暴政”怀有忧

虑，但是他相信“即使民主社会将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不会过分，而福利将大为普及……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而且人民将不会闹事。”而“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他甚至预言民众“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用平等。”（他似乎知道今日的中国有些农民和下岗工人为什么怀旧起来了，居然留恋没有个人自由的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时代。）在民主制度下，平等的社会价值高于自由。这样的说法与孔夫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有所不同的，即以民主为前提，而民主是以政治平等为前提的。否则，就是“好行小惠”而“言不及（社会正）义”了，要建设和谐社会真是“难矣哉”！读上述三人的文章，我们难道不会感到，他们的贫困潦倒，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和社会权利的贫困吗？给予他们平等的公民权利（同时也就必然要限制某些阶层的特权），就是对他们最有效的救济。

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本经典著作叫《为平等而密谋》。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当今中国，当然用不着为此而密谋。让我们理直气壮地为平等而鸣炮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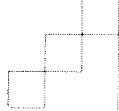
目 录

鄢烈山 ◇ 前 言	1
张雨生 ◇ “视察”杜甫草堂	1
刘 阳 ◇ 2005年，作为时评家的孟子.....	3
杨学武 ◇ 我看朱德当主角	6
符 号 ◇ “球形典型”的回归	9
黄团元 ◇ 马寅初何以在经济界享有盛誉	12
盛大林 ◇ 徐静蕾，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5
孔 曜 ◇ 我们的愤怒如此苍白	18
饕 饕 ◇ 新史记滑稽列传之愤青十年书	21
王宏任 ◇ 民国二十五年的香河县县志一瞥	24
熊培云 ◇ 天底下没有卑贱的花朵	27
大 卫 ◇ 震撼未遂	30
王 晖 ◇ 柳丝长玉骢难系	33
佚 名 ◇ 故事新编之 2005	36
汪 强 ◇ 王熙凤放高利贷了吗？	41
陈 仓 ◇ 圈子是个套	44
陈大超 ◇ 像劳拉那样做女人	47
赵健雄 ◇ 用自己的方式与老天对话	49
田东江 ◇ “×个”论	52
魏剑美 ◇ 我们还需要“爱人主义”教育	55
蒋元明 ◇ 解读现代“地主理论”	58
章 明 ◇ 不该还乡时莫还乡	61
何满子 ◇ 再谈周扬	64



冯东书 ◇	一个宣传了几十年的错误口号	68
徐迅雷 ◇	艾德雷的鞋底与小布什的鼻子	71
刘洪波 ◇	专家说：国际形势一派不好	76
流沙河 ◇	回望流年	79
陈四益 ◇	运动型思维	81
资中筠 ◇	从“苦难美学”说开去	84
洪巧俊 ◇	贪官嫁妻到美国	89
周士君 ◇	新加坡经验的误读	92
宋志坚 ◇	隔壁那栋“省长楼”	95
朱 涛 ◇	歧视侮辱性话语的泛滥与道德的崩溃 ...	98
十年砍柴 ◇	滥竽充数有理	101
廖保平 ◇	从朱元璋劝嫖到秦淮八艳	103
阿 敏 ◇	良心的空间	106
黎 明 ◇	民福国强之路	109
肖复兴 ◇	郭德纲和媒体相声	113
王 怡 ◇	我们当中的蒙面人	116
邓伟志 ◇	雷锋下江南	119
魏得胜 ◇	世人岂能由你反	121
黄一龙 ◇	咬文嚼字二则	123
高 低 ◇	“狗官”：对狗的侮辱	125
吴 思 ◇	爪牙的思想	127
焦 加 ◇	人格魅力	131
金 新 ◇	恳请全国人民向王旭明道歉！	133
丁 林 ◇	对米老鼠的理解错位	136
许纪霖 ◇	好莱坞的东方传教士	139
吴 非 ◇	别再称我们是春蚕，好么？	142
岳建国 ◇	同是福利困惑，我们与欧洲不是 一回事	145

朱大可 ◇ “施琅”和“郑成功”的历史对决	147
顾思齐 ◇ 欲赏樱花不自由	151
傅国涌 ◇ 《民国故事》二则	153
刀尔登 ◇ 陈园园的鼻子	156
叶昌金 ◇ 时评家看病	159
朱铁志 ◇ 中国式冷漠	163
染 香 ◇ “浪漫一夜”与“网络整风”	166
金陵客 ◇ 春夜偶读	169
失眠的猫 ◇ “路易十六之死”的财政缘由	175
伍立杨 ◇ 可怜的《李秀成供状》	181
薛 涌 ◇ 中印大学之比较	184
余世存 ◇ 面霸	187
黄 波 ◇ 朱自清“饿死”的印象从何而来	190
徐怀谦 ◇ 君子身边小人陪	193
张 鸣 ◇ 有兵便是草头王	197
吴 钩 ◇ 盗户秩序	199
侯志川 ◇ 真的可惜了，孔庆东老弟！	204
严 瑶 ◇ 余秋雨能否把自己放低点？	206
马加爵 ◇ 最后的最后是一片黑	208
唐德亮 ◇ “黑老大”帮政府“做群众工作”？	212
潘多拉 ◇ 从“言者无罪”到“言者有功”	214
马布衣 ◇ 学者尚有一忌	217
练洪洋 ◇ 副职功能考	220
马立诚 ◇ 《碟中谍3》“有损上海形象”？	223
刘诚龙 ◇ 唐太宗的光辉形象是怎么弄出来的	226
陈长林 ◇ “花儿”为什么这样衰？	230
杨东平 ◇ 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吗？	233
袁晓明 ◇ 美联航93号航班坠毁前的表决	237



吴兴人 ◇ 知己为何变成路人？	240
笑 蜀 ◇ 不均权，何以均富？	243
2可器 ◇ 中国最接近自由真谛的一句话！	248
曾荫权 ◇ 走出礼宾府	251
于 坚 ◇ 网络 大字报 一言兴邦	253
长 平 ◇ 又见大堰河	257
高立学 ◇ 谁来帮公安局长“寻枪”	260
孙振军 ◇ 彰显高尚何必拿弱者陪衬	262
秋 风 ◇ 哈佛校长与北大校长的任期	265
“儿子” ◇ 不孝子留给患癌母亲的信	268
曾 颖 ◇ 记者为什么热衷曝光三陪女	271
唐 吴 ◇ 从“群众”到“公民”之路	274
狐狸娘 ◇ 面对精神强奸，你会怎么办	277
徐 冰 ◇ 易中天真的不“学术”吗	280
陈 洪 ◇ 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	283
梁文道 ◇ 请让唐山市民正当哭一场	287
王 力 ◇ 使用假币 乱棍打死？	290
冯远理 ◇ 怎样才能办不好教育	293
乐 朋 ◇ 叶利钦说“共产主义”	296
周 实 ◇ 近思录六则	299
魏英杰 ◇ 国学不是一个“圈”	305
廖冰兄 ◇ 漫画家廖冰兄预立的遗嘱	308
党国英 ◇ 让坏事不要更坏	310
曹 林 ◇ 骗子眼中无国界	313
迟国维 ◇ 城管“八不准”	316
慕毅飞 ◇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	318
梅桑榆 ◇ “凶险”骊山	321
杨支柱 ◇ 高莺莺案：重新鉴定又如何？	324



鄢烈山 ◇ “寡人有疾”之新说	327
张 瑞 ◇ 娶木子美的可行性报告	332
阮 直 ◇ 品品易中天	335
何三畏 ◇ 关于北大特聘教授的低级对话	337
王春瑜 ◇ “纱帽底下无穷汉”	340
郭松民 ◇ 让公务员先满意起来？	343
杨耕身 ◇ 一道“温情脉脉”的面纱叫 “和解”	346
连 岳 ◇ 万恶的“恶搞”论	349
祖丁远 ◇ 商业巨子福特的理想追求	351
冯雪梅 ◇ 垄断巨人正在越长越大	354
王乾荣 ◇ 攀比特权	357
邵燕祥 ◇ 希特勒的伎俩	360
佚 名 ◇ 关于干部外出撞死母猪的规定	362
狄 马 ◇ 老子与林肯	364
小假乱涂 ◇ 没有人性光辉和温暖	368
赵 牧 ◇ 一个中国人向华盛顿致敬的严重 后果	373
郭巍青 ◇ 从阿忆“哭穷”说到高校薪酬	377
童大焕 ◇ “水泥脑袋”如何成了艺术天才	380
水 皮 ◇ 陈良宇算不算大炸弹？	383
庄礼伟 ◇ 编制中国民生痛苦指数如何？	387
黄永厚 ◇ “先知者”和“一段木头”	390
朱达志 ◇ 该给“冒越宪章”的唐僧一个 什么处分	393
侯国平 ◇ 萨达姆让我惭愧	395
汪华斌 ◇ 在中国当官的感觉真好！	397
刘 齐 ◇ “那什么”与加码效应	400

“视察”杜甫草堂

张雨生

到成都办事的人，只要能挤出半天空闲，有两处是要去的，一是诸葛亮祠，一是杜甫草堂。“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那时候，武侯祠在郊外。“城里十万户，此处两三家”。草堂也在郊外，看来还很偏僻。如今城区大发展，将它们包到了城区中心，位于成都市一环路的旁边，来去十分方便，不必费力寻找。一祠一堂，终日游人如潮。

领导人也不例外。尽管他们日理万机，但到了成都也都要抽出时间，到这里来看看。这有草堂专设的照片展厅为证。可是细看下面的文字，有的却赫然写着：“……视察杜甫草堂”。“视察”用在这里，我总觉得很是别扭。

人们到这里来，或称瞻仰，或称拜谒，因为他们都怀有一颗崇敬的心。两位先贤受到代代悼念，深情崇拜，是当之无愧的。一位是光辉史册的贤相，是后人心目中的智慧化身。一位被称为诗圣，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当年，诗圣走进贤相祠，就充满敬仰而深情感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的这种敬仰和感叹，代表了代代崇尚先贤者的心情。

领导人视察，是到下面来检查工作。视察武侯祠，视察杜甫草堂，难道要检查诸葛亮的工作，要检查杜甫的诗作不成？这么

用词，至少是过分地突出自己，对先贤不恭吧。当然，一祠一堂，也有今人的管理工作，保护工作，但那是旅游和文物部门的事，这些部门的上级人员，来此检查工作，可谓是视察，但他们却没有资格将自己的照片高挂在这里。来到圣地，丞相在上，诗圣在上，相信他们也不敢自称视察。

领导人即使与众不同，他们的政绩和德行盖过诸葛亮，他们的才华和诗作盖过杜甫，他们在后人心目中的位置将更为崇高，到了这里，对先贤不必怀有崇敬之情，不能叫拜谒，不能叫瞻仰，那么自谦一点，用个中性词，叫做参观，也比居高临下的“视察”，让人看了要舒服一点吧。其实，人的贤能，不在于地位的高低。其在后人心目中的位置，要留给历史评定啊。

有人会说，这些图片的说明文字，是展览馆的工作人员写上的，并非领导人的本意。这话也对，也不完全对。说明文字确实是下面的人写的，请没请领导人亲自过目，不得而知。就算没亲自过目，也并非责任全在下面。上有所好，下必盛焉。谁喜欢突出自己，谁喜欢别人吹捧，下面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投上所好的事，难道只有下面投者的责任，而没有上面好者的责任吗？

如今有些词语，胡乱地用到领导人身上，常常会弄巧成拙。就说这个“亲自”，用得过多过滥，已成为群众的笑柄：“亲自吃饭”，“亲自走路”。真正需要领导人亲自的时候，却又不亲自，疏忽了。“视察”也是用得过多过滥的词，只要领导人来了，与检查工作毫无关系，也得叫“视察”。如今，“视察”到了武侯祠，“视察”到了杜甫草堂。不知某一天，他们走到马克思墓前，登上中山陵，走进毛泽东纪念堂，还叫不叫“视察”？

（原载《福建晚报》2005年11月13日）



2005 年，作为时评家的孟子

刘 阳

近日被媒体披露的安徽省阜阳市物价局原局长张洪钧，因调查并制止教育乱收费遭到阻挠而辞职。到 7 月上旬，物价局被个别市领导“整治”得账户上仅剩下 9 毛钱办公费。

对此，孟子评论说：领导有错误，当干部的要敢于批评——“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不知颇具孟子硬气的张洪钧，是否读过《孟子》？眼下，“民贵君轻”论，正被本土人士当作论证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时频繁引用的传统文化资源。

在孟子看来，那些与领导同属一个政治阵营的公务人员，其实不应该采取辞职的方式，一走了之太不负责了，而要作出更有责任感的选择——促成领导的更换！（“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尽管张洪钧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手段有限，但他还是本着负责任的态度，以当面递交书信的方式对个别市领导进行强烈“劝辞”，推动“易位”。在《劝辞信》中，他说：“能让大家都有学上，才是教育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向学生多收费才是支持教育发展。虽然只是 50 元，但对贫困的农民家庭来讲，这是他们的血汗钱啊！”

这并非孟子在 2005 年的第一次出场。年中，新华社下属的

《瞭望》杂志在时隔近半年之后，独家对四川汉源数万人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作出解读，称当地原县委书记与不法商人形成的官商利益集团“长期操控县域经济的命脉，毒化党政风气，引发社会动荡……‘官商利益共同体’取代党在基层的执政地位”。

6月11日，河北定州发生村民因征地纠纷被200余人有组织地殴打的案件，公安机关迅速侦破，定州原市委书记等被刑拘。

邹穆公在2000多年前就很为这些“刁民”发愁：“诛之则不可胜诛”，不收拾他们吧，这些人看着公务人员被冲击却不援手，以后群众都效仿可怎么办？（见《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对此评论说：“百姓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时候没人理，干部都忙着点票子，不如实向中央汇报基层情况，这就是领导干部在漠视、残害群众啊。你怎样对待群众，群众就会怎样对待你。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民今而后得反之也’）”政府公信力的丧失与长期积累的官民隔阂，是群体性事件飙升的原因之一。

对王斌余讨薪杀人案，孟子再度发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容易铤而走险，等到老百姓犯了罪，就“从而刑之”，让他们在稀里糊涂之中就被办进去了，“是罔民也”。孟子对弱势群体犯罪现象的分析，显然超越了对具体案情的法理探讨，而颇具社会学眼光。

再早些，与张洪钧同样选择辞职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名言是——“农民真苦，农业真难，农村真危险”。其实孟子早就概括了农民的生存状况——农民的财产，上不足以奉养父母，下不足以维持妻儿开销；“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所谓仁政，起点不过是供养家人、安葬死者而没有什么顾虑（“养生丧死无憾”）。一张可以令人“无憾”的社会保障网，有待政府进一步完善。

除了那句广告标签似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中国式民主”鼻祖的孟子还说了许多狠话。不然洪武三年，朱元璋也不会咬牙切齿地说：“这个老帮菜要是活在今天，看我

